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成三之世

~~99  
14~~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1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十三

建安祝穆和父編

金陵唐富春子和刊

追隱部

# 隱逸

羣書要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卦九四好遯君子吉九五嘉

遯貞吉上九肥遯無不利遯卦天地閉賢人隱坤卦遯世無悶

不見是而無悶乾卦子曰素隱行恠吾弗為矣中庸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詩身將隱焉用文之左天下有

道則仕無道則隱語八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三

一



次辟言十四舉逸民天下歸心焉二十窮則獨善其身孟子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同上班嗣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  
不奸其志柄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漢叙傳埋光鏹采寶  
威贊

詩句養直衡茅下選賢多隱屠釣杜漁樵寄此生杜

古今事實

堯遜許由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  
讓許由也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  
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  
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嘗年飲之

見巢父洗耳於驅牛而還耻於牛飲其下流也逸士傳

許由一瓢

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訖掛於樹  
上風吹歷歷作聲尚以為煩遂去之逸士傳

壤父擊壤

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  
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  
我哉

舜讓支伯

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况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被裘拾薪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觀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踰牆而避

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

寧為生龜

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二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寧為孤豚

齊宣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范蠡五湖

范蠡反至五湖，辭於王曰：「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



舟以浮於五湖國語

商山四皓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  
擘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  
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漢高  
帝招之不來高士傳

子陵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  
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友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  
與光素舊使人奉書願因日莫自屈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君房

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子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  
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  
曰位至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  
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二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  
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車  
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  
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屈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  
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共偃卧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三十三  
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

申屠絕迹

東漢申屠蟠先是游士范滂等非託朝政大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為擁篲先驅卒有抗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使工圖形

姜肱威帝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闇豈夫何為哉遠遯海濱賣卜給食卒

樊英無奇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強輿入殿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奇英名最高而毀敗甚李固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朱穆以為處士純盜虛名也

耻屈後代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後惟云甲子而已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相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示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示草謝甚有愧色相公自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世說

子驥短褐

晉劉麟之字子驥相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在駕光臨宜先請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飭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為長史固辭

畫牛喻意

梁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秋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七松處士

鄭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

事文類聚前集



聖文英身自集 卷之三十三 六  
號七松處士

為辨隱資

郊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辨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宅在剡為戴安道起宅甚精整

山中蔬食

宋周顒於鍾山立隱舍終日長蔬曰綠葵紫蓼春韭秋菘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隱箕山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曰先生此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竹溪六逸

李白客在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

飲號竹溪六逸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志和垂釣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剡席稷籥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躬為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魏少游號其居為玄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門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四明狂客

賀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

東臯子

王績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松菊主人

常表微爲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吾年五十。拭鏡。擗白。且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拜官而卒。

陸龜蒙以高士召。不至。素善李蔚。及僞國召。拜拾遺。詔下而卒。

希夷入對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脩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奏帝。益重之。聞見錄。

召邵康節

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爲



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乃因之詔天下舉遺逸公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江南黃景掾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首命官為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詞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秩

賜對除諫官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聞見錄

為買園宅

康節慶曆間過洛愛其山川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官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耻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聞見錄

山中騎牛

劉渙疑之為穎上令掛冠隱廬山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



英世間萬事從吾好時陳舜俞謫居山南亦乘黃犢相與往來

公卿訪隱士見寓公門

郡守訪隱士

林逋居西湖未嘗履城市杭守李及薛映每造其居清談終日

處士擬贊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贊一啓

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

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

今逋兩失之該聞錄

逸民言兵

蘇明允著權書衡論伊川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

民立言垂教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

排斥种放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謂告歸終

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拜謁放

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

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

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

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巧盜

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且

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掖言

放陰事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寔衰陳水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几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守之有餘天用先生糶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借賤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

之聖得先生慶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繫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繫一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齟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繫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幸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死不斃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古今文集卷之三十一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  
 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  
 網。突待臣。牙止於死。一任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  
 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搜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  
 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  
 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服。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  
 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寒冱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  
 故人之道。何如。既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  
 龍爭地執。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魚何富貴。不易節。  
 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耶。耶。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  
 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  
 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  
 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



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蠱之上九象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  
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賈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有大功於名教也其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為後者  
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以示  
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易一字  
公瞿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

字承之乃似趣趣擬換作風字如何公疑坐領首殆欲下  
拜容齋隨筆

與山濤絕交書

晉稽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嘗謂之知言前年從河東還足下  
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間聞足下遷揚然不  
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知祝以自助手薦鷓鴣刀漫之羶腥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吝仲尼蕙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三登冷尹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故君子百  
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  
林而不反之論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皆古慨然慕想其為  
入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



見實不改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  
 少見馴肯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頃纓赴蹈湯火雖飾  
 以金鑣饗以嘉穀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  
 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喜晚起而當關  
 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  
 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暴  
 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  
 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  
 也不喜常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怒至欲見中  
 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  
 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賢能莫

處千變百技在入目前六不堪也心不歸煩而官事鞅掌機務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入間  
 不正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  
 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一也以從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  
 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入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  
 入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發  
 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狂  
 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  
 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  
 琴一曲志願畢矣野人有快多膏而羨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  
 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甚意如此既解足下并



以為別稽康曰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涓涓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溢。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太丈夫不  
 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  
 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入賢不肖何如也昌  
 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  
 誰爭子所窺而深廓而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  
 且無央虎豹逶迤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  
 兮壽而康無不足方奚所整膏吾車兮抹吾馬從子于盤兮終  
 吾生以徜徉

招隱士

淮南王安

朱文公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  
 愛士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詩賦以類相從或稱  
 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此篇視漢諸作最為  
 高古說者以為亦託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之中幽深險阻  
 非君子之所處援虎豹非賢者之偶欲使屈原急求而  
 原卒不來故終篇卒致其意若曰悲不可留但不可久耳  
 不敢遽必其來之詞也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瀟瀟兮石嵯峨  
 谿谷蘄巖兮水曾波援狔群嘯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目聊躑躅鳴兮啾啾



映兮轉山曲，佛心淹留兮，惘恍忽，罔兮，泐，撩兮，慄，虎豹，穴，叢，薄，  
深林兮，人上，慄，歎，咨，碩，儀兮，礪，礪，魄，斲，樹，輪，相，糾兮，林，木，茂，翫，  
青，莎，雜，樹兮，蘋，草，羅，靡，白，鹿，麀，麋兮，或，騰，或，倚，狀，貌，嶮，嶮，  
兮，峨，峨，淒，淒兮，徙，徙，獼，猴兮，熊，羆，羆，羆兮，以，悲，拔，援，桂，枝兮，聊，  
淹，留，虎，豹，闔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  
不，可，以，久，留。

北山移文

孔稚珪

周顒字彥倫，隱北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過此，  
山孔德璋假山靈作文以却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  
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絜，干清霄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

夫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履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顏闔君隱南郭，  
琴竊吹草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  
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  
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  
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  
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奮筵上，焚芰製  
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滄塗



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萬城之雄  
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快長擯法筵又  
埋敲扑誼實犯其慮牒訴倅悠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網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架草魯於前錄希  
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  
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暮寫  
霧出楹蕙悵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突列壑爭譏攢峰竦  
訕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吊故其林慚無盡礪愧不歇秋  
桂遣風春羅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  
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頰

薛荔蒙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澤塵游躡於蕙路汗涿池以洗耳  
宜宿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安繼於郊  
端於是叢條賁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  
迴俗士駕為君謝連客

古詩

招隱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  
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  
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  
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反招隱

王康琚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諾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招隱

左思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四皓

李白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卧松雲間冥翳不可識雲夜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欬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曾臆宵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

遺興

杜甫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同王維偶然作

儲光羲

野老本貧賤暑鋤瓜田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篠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



皇年落日臨層閣。逍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魚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艷且美。使我不能還。

送董元達

謝無逸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皺鬚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顏謗書盈篋。不復辨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沓沓。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

寄隱士

謝無逸

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青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菴今白頭。乘陽者節獨苦。只有雁公不入州。

律詩

王居士

許渾

筇杖倚柴關。都城買卜還。雨中耕白水。雲外斲青山。有藥身長健。無機性自閑。即應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寄題商洛王隱士居

許渾

近逢商洛客。知尔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尋蜂收野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花滿石床。

題常處士山居

許渾

斲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度稀。不聞碓杵動。應解剪刀衣。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啟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  
老青陽逼歲除求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贈方士

僧貫休

盛名與高隱今近謝敷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投綸侵海  
分得句覓雲根白日昇夫路知君別有門弟子謂李頰

閑居

方干

世人初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瘦任水春花朝連郭  
霧雪野隔湖鍾身在能無事頭且自此峯

寄紫閣隱者

張籍

紫閣氣沉沉先生住處深有人時得見無路可相尋野鹿伴茅  
屋秋猿守栗林唯應採靈藥更不別經心

贈隱者

張籍

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治病自行藥得錢多與人問年常不  
定傳法又非真每見隣家說時聞使鬼神

送友人歸山

張籍

出山成白首重去結茅廬移石修廢井掃金籠盛舊書開田留杏  
樹分洞與僧居長在幽峯裏樵人見亦疎

書友人屋壁

魏野

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書茶鶴避煙閑唯歌聖  
代老不恨流年靜想相尋者還應我最偏

贈隱者

薛能

自得高閑性平生向此棲月潭雲影短山葉雨聲齊庭樹人書



西欄花鳥坐低相留求不忘經宿話丹榜

山居

姚合

喜得山中住閑眠夢不驚時泉和名落秋草上瓊生因客始沽酒借書方到城新詩聊自遣豈是趨聲名

題處士廬岵山居

温庭筠

西溪問樵客遙識楚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峰隨雨暗一逕入雲斜日暮飛鳥散蒲山嬌落花

贈蔡處士

鄭谷

無着復無求平生不解愁鬢疏貧淨潔中酒病風流肯趣陶山相詩篇沈隱侯小齋江色裏離柱繫漁舟

梁燭處士辭相國歸舊山寄贈

鄭谷

相庭魚不得江野有苔磯兩洲盡山遍孤舟載鶴歸世間書讀盡僧外客來稀諫署搜賢急應難借布衣

拜左拾遺歸隱

王易簡

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

招楊德逢

王介甫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卧看雲却憶君雲尚無心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書湖陰先生壁

王介甫

茅簷長掃靜無香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訪隱者

王介甫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着殘棋。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人間總不知。

偶書

王介甫

穠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只逢車馬便驚猜。

退棲

司空圖

官遊蕭索為無能，移住中條北上層。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道何妨亦愛鷹。自致此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贈方子

僧可明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偷詩藁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泛短舟何限景，波濤西接洞庭秋。

題獨孤處士村居

薛逢

江上園廬荆作扉，男驅耕犢婦鳴機。林巒當戶鶯蘿暗，桑柘繞村薑芋肥。二畝稻田還謂業，兩間茅舍亦言歸。何如一被風塵染到老，云云相是非。

偶題

陳圖南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曠，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雙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謝富相公見招

邵堯夫

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為胷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耳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

詩話

賦白雲詩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塵談數

處士盜名

李渤石洪温造為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姓

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索高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漁隱

萊公訪隱

章聖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後寇萊公鎮洛九二邀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歡遂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為山家之寶再秉釣軸野嘗游門下一日獻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



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於窓。朝夕吟哦之。古今詩話

處士趨朝

類上常夷甫以行義薦朝廷官之不起。歐陽公晚年治第于類。思歸未得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既致政而處士以待制起朝請人改之曰却笑汝陰常處士。幾年騎馬聽朝雞。涑水燕談

詩譏隱士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撥齋餓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鰲縮頭。

畫隱者居

種放別業在終南山。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其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入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帝畫看。涑水燕談







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歛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集仙錄

**詩句** 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韓文

**古今事實**

**崆峒問道**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矣。莊子

**赤松為雨師**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師。列仙傳

**偓佺食松子**

偓佺，食松子

偓佺，食松子

二



偃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時受服者皆二百歲。列仙傳

彭祖長壽

彭祖諱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列仙傳

穆王宴西王母

周穆王名滿，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傲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為右，造父為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又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圃來，謂諫

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

關令尹之生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絹流繞其身，及真人生時，其家陸地即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大人之貌。少好學，鑽索善於天文，祕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真狀。老子感焉。內傳

老子之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丹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頰，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參乎，達理日角，天庭，鼻骨



雙柱耳有二所足踞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父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心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列仙傳

子喬乘鶴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喬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蕭史吹笙

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笙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夫婦一旦皆隨鳳凰飛去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琴高乘鯉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絮齋候於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去

安期生賣藥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阜鄉亭皆置而去留書以赤玉鳥一兩為報曰後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列仙傳



橘中一老

有巴中人不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一大橘如三四斗蓋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綃帔一幅絳臺山霞寶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疑酒四鍾阿母女能蓋娘子躋虛龍編襪八綱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耳有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爲

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秦皇求仙

始皇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仙不死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

盧敖求仙

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爲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適乎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昔群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爲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良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于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  
垓之上乃舉臂登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  
虫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教燕人秦皇召  
為博士使求仙淮南子

漢武求仙

漢武帝時方士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上欣然度幾遇之復至  
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  
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至海上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王母蟠桃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  
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

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祥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  
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窓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  
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子。此子昔為太上仙  
官。徂務遊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漢武內傳

華表丁令威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  
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  
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遂高冲天。今遼東諸子  
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搜神記

薊子摩銅人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半酒片脯。候之。曰



遠來無所有，示教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且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往。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搜神記

李少君道術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上言臣能疑頭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升天。身凍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入，遐遍乘白鴻而九咳周冥海之廣。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漢武內傳

封君達活人

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師，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道上有病死者，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內傳

遇羨門子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人。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遂越江向來，登此何索。列仙傳

長房遇壺公

後漢費長房為汝南市椽，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頭，市罷



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  
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其殷盈衍其中共飲  
畢而出口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  
後從壺翁求道入深山於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  
空屋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  
翁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虫臭穢特甚長房意  
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  
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一符曰以王地上  
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  
笞百鬼驅使社公

魏伯陽服丹

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  
道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  
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余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  
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  
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王喬飛鳥

王喬漢顯宗時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恠其  
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大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鳥從南方  
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  
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擁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  
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上自成墳



梅福為仙

梅福為南昌尉時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

葛洪屍解

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柔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

雞犬舐鼎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雞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雞鳴雲中犬吠天上

董奉種杏

吳董奉侯官人有道術居山不種田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我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

林乃使山中百禽群獸游戲其下竟不生草嘗如雲治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嘗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群虎輒吼逐之

負荷磨鏡

負荷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

葛玄道術

葛玄道術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入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虫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入也玄以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能爲客設酒無入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爾寧可得乎玄曰爾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暝大雨流潦

讀石室書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詣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稽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許真君斬蜚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蜚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蜚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王曰彼之精恠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中掛膊將以認之汝見年奔鬪當以劍截彼真



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大主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記之年八百歲因以號焉

隔兩塵

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也

洪景鍊丹

陶洪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賜黃金朱砂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梁書

惟鼠墮地

唐公得道拔宅雞犬皆升唯鼠墮地晏類要

屍解如蟬

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成而上之感亨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

空中聞打交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為置酒滿室道士坐龕中三日方出



髮髮皆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居舍雞犬皆升空中。猶聞打麥聲。

希夷得道

陳搏字圖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雪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霖霖處。多百餘日不起。垂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室成。遂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卒經七百肢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

金女 以下係女仙

西王母者金女也。厥姓緜氏。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隸焉。集仙錄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鬢翠如雲。肥潔如雪。女仙錄

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上下青衣。顏色絕整。真誥

江妃解佩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濱。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也。女遂解佩與之。交甫受而懷之。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毛女食松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饑寒。列仙傳

洞庭君女



涇川次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教如其言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被紫執圭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壁天飛去俄而祥嵐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罷辭去後再取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也涇上之厚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庭莫知其迹

古今文集

雜著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鎖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矢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費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北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其矣豈知瓊都命淺金錄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榮俗累復泪吾和仙人真侶求幽靈契醫書之而延佇遥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達心



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寥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勵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古詩

飛龍引

李白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流其間，後宮嬪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持之藥方。後天而老，獨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古風

李白

大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鍊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求與世人別。

又

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

又

周穆八荒意，漢王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



載魂

又

秦皇按寶劍，赫怒振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架滄津。徵卒空九  
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覆卮春。力盡功不贖，千載為  
悲辛。

感遇

陳子昂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  
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自見，醇酒笑  
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又

深居觀群動，排然爭利頤。群動相啖食，利害紛處疑。便便本此

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護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

下時

又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  
鬪，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道養晦時文。舒可彌宇宙，卷之不  
盈分。豈徒山水壽，空與麋鹿群。

又

荒哉穆天子，殆與白雲期。官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晚瑤臺  
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

感興一首

朱元晦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



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徒諒  
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讀道書作

朱元晦

失去墮塵網浩息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碧草晚未  
凋悲風颯已秋仰首鸞鶴期白雲但悠悠

又

王喬吹笙去列子御風還至人絕華念出入有無間千載但聞  
名不見永玉顏長嘯空宇碧何許蓬萊山

詩話

洞賓遊岳陽

呂巖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侍郎謂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

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  
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粵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  
入洛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風士記

飲東林沈氏

熙寧間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  
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  
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  
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  
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  
德留詩贈子乃壁席上榴皮畫相題詩於菴壁云西鄰已富憂  
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雜著 以下係女仙

麻姑壇記

顏真卿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君王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欲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

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綉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間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攤鱗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烏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蚌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



何忽謂其瓜可以爬背耶。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判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

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跡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原，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食花絕粒。紫陽姪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錄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天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慕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敬刻金石而誌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古詩

王母歌

李順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霓裳照耀麒麟車，羽蓋淋漓孔雀扇。手指交梨遺帝食，可以長生臨禹縣。頭上復戴九星冠，揔領玉童坐南面。欲問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語。若能



鍊臆去三尺後當見我天皇所顧謂侍女董雙成酒闌可奏雲  
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鳳紛相迎惜哉志驕神不說歎  
息馬蹄與車轍復道歌鍾杳將暮深宮桃李花成雪爲看青玉  
五枝燈蟠螭吐火今已絕

詩話 女仙附

藍橋遇仙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  
藍橋便是神仙路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過藍橋滑一舍有老  
媪揖之求漿媪令雲英擎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媪曰但  
得玉杵玉臼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爲搗藥遂得娶而仙云 傳奇

道士 女道士附

羣書要語道生一老子大道者不可疆名也疆名曰大疆字曰  
道真一經訣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名堯始運道一  
切爲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故稱天尊大女真一經人行  
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爲  
事故稱道士 太霄琅書經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黃人之  
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  
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謙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  
倫也 三洞道科

古今事實

古今事考

卷之三十四

十七



棄妻遊山

晉許邁恬靜不慕仕進父母尚存未忍違親立精舍於餘杭懸溜山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玄徧游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本傳

絳帕蒙頭

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着絳帕蒙頭鼓琴燒香讀邪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江表傳

詔賜鏡湖

賀知章遷秘書監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以鵝換經見鵝門

道士授官

唐元宗時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高宗時葉靜能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

奏章天門見天門

遊廣寒宮見中秋門

謝自然係女道士

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龍蓬萊求師舟為風飄至一處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冊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受度後白日上升續神仙傳

古今文集



雜著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四

二十

送張道士序 并詩

韓愈

張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  
 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  
 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士大夫多贈以詩，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  
 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箠為國箝，  
 美莫詰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  
 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在  
 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  
 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期，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

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荷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  
 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  
 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  
 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古詩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憶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遙持一樽  
 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訪嵩陽道士不遇

孟郊

先生五兵遊，文焰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落影。常言一粒  
 有，不墮生死境。何當列御寇，去問仙人請。



宿葉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

孟浩然

夕陽度西嶺，群壑修已暝。松月生夜涼，石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携琴候蘿徑。

送王屋山人孟大融

李白

我昔東海上，勞山食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杏壇上，閉與仙人掃落花。

律詩

訪道士

劉長卿

古木無人地，來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鶴老難知歲，松寒未作花。山中不可見，何處化丹砂。

詩話

石鼎聯句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喉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能與我賦此乎？劉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云：道士啜然笑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有似譏，子又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皆脫穎，含譏諷。子思竭起謝曰：尊師非人也。某伏矣。  
韓文



古詩 以下係女道士

華山女

韓愈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開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  
拾排浮萍。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  
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  
陞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局不知誰人暗。相報旬然震動如  
雷霆，掃除衆寺人跡絕。驕驕塞路連輪軌，觀中人滿坐觀外後  
至無地無由聽。拙斂股劍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燄。天門貴人  
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  
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巾脚。不停雲霧閣事忙，惚重重翠  
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謝自然

韓愈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  
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疑心感魘魅。恍惚難  
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  
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氣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  
躑詎敢前，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  
里脊，上其事。郡守驚且歡，驅車領官吏。配俗爭相先，入門無所  
見。冠履同蛇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  
神效，山林人可入。魍魎莫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  
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王來。此  
禍竟連連，木石生恠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



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又欲從物遷往者不可  
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由可誠余言豈虛文又人生有常理男女各  
有倫寒衣及饑食在紡績耕耘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  
於此道皆爲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承託異物群感傷遂成詠昧  
者宜書紳

江上送女道士褚二清遊南嶽 李白

吳江女道士頭戴蓮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神足下遊  
履凌波生素塵倦尋向南嶽應見魏夫人

送高山焦鍊師詩 見高山門

律詩

送宮人入道

項斯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  
殿別稱名推敲碧落新齋誓却進昭陽舊賜筆且暮焚香繞壇  
上步虛尤作按歌聲

### 道觀 奉祠附

羣書要語觀樓也觀者於上觀望也釋名觀謂之闕爾雅今道  
家亦謂之觀又曰宮多爲祠官典領之地

奉祠直館 珠庭 琳館 香火之緣並見歐集

詩句四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程伯淳衰遲愧官職同上

古今事實

南京鴻慶宮



四聖神御在焉故朱文公謝表舊邦香火有巖四聖之直游

嵩山崇福宮 見嵩山門

華州雲臺觀 見華山

臨安洞霄宮

漢武帝元封間開創祥符改洞霄宮山有五洞交為九峯面抱于巖萬壑秀聚其中在餘杭縣西 真鏡錄

紹興鴻禧觀

鑑湖在紹興府城南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連屬峯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鑑若圖賀知章入道賜鑑湖一曲後以所歸宅為觀始曰千秋今賜名千秋鴻禧觀在湖上

隆興萬壽宮

晉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陽黃堂嘗以五色錦帷施於黃堂及旌陽上昇錦帷飛還故宅鄉人爲立遊帷觀祥符改賜玉隆萬壽宮額

江州太平興國宮

在廬山之陰唐九天使者祠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祠今爲太平興國宮 郡志

武夷冲佑觀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曰武夷君 統錄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絕壁人跡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玉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袖紫霞禱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爲曾孫酒行命奏窟室之



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蛇骨。莫記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舩。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其下曰冲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泝流而上觀之。郡志

### 成都玉局觀

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爲道陵說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彭乘記

### 台州崇道觀

此山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名曰王子晉之所處。唐有司馬練師承禎。居焉。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四時常青。本

巖之前瀑布百丈。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後我練師孰能興之。唐崔尚碑。今賜名崇道觀。

### 建昌仙都觀

麻姑山去城十五里。高九里。至山麓。石磴盤旋。山腰而上。乍平乍峻。至山之半。有瀑布淙下三十餘丈。又登高巘。旁有石池。又百餘步。入山門。榜曰丹霞。小有洞天。其下有水簾。巖有龍居之。又兩山間。東望遠峯。秀出如畫。自是而入。地勢寬平。膏腴數百畝。路之東南。隅則碧蓮池。坦途一望。間即仙都觀。乃蔡經宅。麻姑王方平所會之處。郡志

### 古今文集

### 古詩



紫極宮

李白

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季生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遊華山雲臺觀

孟郊

華嶽獨靈異，寸木常新鮮。山盡五色石，水無一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聞明星館，晴詠女蘿絃。敬茲不能寐，焚香吟道篇。

仙都觀乃王方平陰長生學道得仙之山

蘇子由

道士白髮尊，面黑嵐氣染。自言王方平，學道古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戀。之後有陰長生，此地亦所占。並騎雙翔龍，霞綬紫雲擔。揚揚玉堂上，與世作豐歉。

仙都觀

蘇子瞻

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萬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搏紫清。真人厭世不同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食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馬

蘇子瞻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冰花風葉暮蕭蕭，羊魁徑尺誰能



畫樞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宅何有羨君今作我眉叟縱未  
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  
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王局歌

陸務觀

玉局祠官殊不惡街如清水俸如鶴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  
蓬織青蒲倚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覺何如醉裏泛桐  
江長笛一聲吹月落將公新塚石馬高謝公飛旄凌秋濤微霜  
莫遣復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玉局

律詩

桐柏觀

鄭薰

深山桐柏觀殘雪路猶分數里踏紅葉全家穿碧雲月寒巖隙  
曉風透蕙蘭芬明日出林去吹笙不可聞

又

山深地忽平縹緲見殊庭瀑近春風濕松多曉日青石壇遺鶴  
羽粉壁剥龍形道士王靈寶輕狂滿百齡

玉臺觀

杜甫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龐  
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蛇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  
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洞霄宮

蘇子瞻

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可到作者七



人相對開亭下泉流翠蛟舞洞霄飛嵐白鴉翻長松恠石宜霜  
髮不用金舟苦駐顏又詩便欲洞霄爲隱吏一菴閑地且相留  
雜著 以下係奉祠

古有職而今甚輕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爲某官某觀使者皆太官帶之真个是  
主管本官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爲諫官亦  
有爲監當者如監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  
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爲官觀祠  
祿以待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春禮優渥者方  
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  
輕皆可以得之矣 朱語錄

論觀使提舉之品第

官觀使自真宗時始置以見任宰執領之及王文貞公罷政始  
以太尉領王清昭應官使此前宰相領官觀之所從始也熙寧  
初富文忠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洛此官觀使居外之所從  
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經筵者不以官高卑率爲觀使若他官  
則使相已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憲  
靖王自節度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熟擬提舉洞霄宮周文  
忠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上批如請紹興初  
趙文定以使相判潭川府乞祠乃除醴泉觀使非舊使也開禧  
未陳勉之以特進罷相不帶職乃亦除觀使蓋章達之侍郎當  
制失之翌日李季章進呈改提舉洞霄宮合典故矣天禧以前



崇觀以後官觀使之名甚衆渡江以後官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相得醴泉宗戚則得萬壽其次則得佑神云近制前等相見任使相領京祠者並為官觀使若在外則少保已上始得使名使相以下提舉官觀而已其餘官觀從官係銜則為提舉庶官則曰主管也 朝野雜記

律詩

拜鴻慶宮有感

朱元晦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507